古易斷外篇

下象傳

四

938
16

圖書 12
930
14

古周易經斷外編卷二下

日本 新井祐登謙吉 著

男 篤光錫夫 校

下象傳

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高澤下何實澤在山上乎蓋澤水之氣上通山上山土之氣下交乎澤澤氣虛而上故能通山中以虛受故能潤一物无心而感應通和之象故曰咸夫寂然不動未發之中皆毫莫意必固我之機謂之虛虛故妙應感通君子觀此象以知人心惟中虛乃能可

以受人僅有私主則雖聞善言拒而不受私意窒善路矣虛則靡所不容梁氏寅曰虛其中以受於人以物譬之舟唯虛故物无不載鑑唯虛故形无不睹君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樂取諸人以爲善非其以虛而受安能若是哉趙氏汝楳曰彖辭爻辭與象辭義各有攸主易變无窮聖人之取義未嘗執一釋彖言咸感釋象言虛受唯圓機之士可以學易或曰彖言貞象言虛惟貞故虛何氏楷曰六爻之中一言思三言志思何可廢而至於朋從則非虛志何可无而末而外而隨人則非虛極而言之天地以虛而感物聖人以虛而感人心三才之道盡於是矣

咸其拇志在外也

外謂四也初與四相應志之所向既在於外也志已逐乎外則非感應之正矣蓋志是心之動心體无私志或所向有偏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二以爻位言中正而本善以卑象言自欲動則凶居靜則吉人事吉凶在其所處居者非云不動謂順自然順字應居字順而有害者未之有也乾隆帝曰二靜守以俟正應則順於理而不害也

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初二皆柔其志隨四隨五而動皆不能處蓋初二之猥隨之志雖

不可而隨者本陰之道不足甚惡焉九三異于是陽明之才重剛之質以爲艮止之主宜卓爾自立者亦不處而欲隨所應已之人其所執之志可謂卑下陋陋矣故往吝亦字承初二兩爻而言處居也執止志於所隨之謂又爲操拘之義亦通蓋志在隨人是以人事言君子豈願不義之富貴乎○一說所執下謂下係初二也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心者統性情者也性者心之精情者心之用夫心者人身之天君總包萬感之舍也其靜也无物有所感則動動也不出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是情也及發動而交物也弗能无正不正過不及之差矣所以一卦六爻由所居而吉凶自異也感而貞正乃不至於害故吉而悔亡是公感也憧憧往來累私慮以欲人之應喪心之正是私感也故曰未光大蓋九四雖當心位而不中不正故兼示所感之公私張氏振淵曰兩未字大可味未感害之未見害即在感中有危之之意未光大之未見心體本來原自光大有醒之之意○六情善者廉貞寬大公正其不善者姦邪陰賊貪狠咸其脢志末也俞氏以末字爲未之誤未詳易例以初上爻爲本末如大過本末弱是也今曰末者指上六明矣李鼎祚曰末猶上也四感於初三隨其二五比於上志末者謂

五志感於上也愚按感上者嫌所謂友善柔友便佞
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滕音騰
至誠自能感人然以心慮欲使人感非感之正況滕口說者乎滕
張口逞詞貌蓋上六以兌口居咸之終故聖人深戒小人以喋喋
利口務欲人之感者
雷風恆君子以立不易方
雷風二物至動至變而靡常以爲恆者雷之收發年年不爽其時
風之溫寒歲歲不舛八節皆是有方而常久不易者也故爲恆君
子體之酬酢萬變妙用有常有所卓立而不易方述義曰方者所
也即大學至善之所人物所當止之地也立身於此而不遷易乃
君子之恆也丘氏富國曰巽入也而在內震出也而在外二物各
居其所則謂之恆故君子體之而立不易方方乃理之不可易者
若風雷易位而相從則謂之益矣君子體之亦有遷改之義此恆
益二象之所以不同也康熙帝曰說此象者用烈風雷雨弗迷說
震象者用迅雷風烈必變皆非也雷風者天地之變而不失其常
也立不易方者君子之歷萬變而不失其常也淆雷者天地震動
之氣也恐懼脩省者君子震動之心也
浚恆之凶始求深也

蘇氏濬曰凡人用功之始立志太銳取效太急便有欲速助長之病故曰始求深孟子言深造必以道正是此意乾隆帝曰應與之始深於求人淺於責己故凶○徐氏幾曰交際之道自有淺深交淺而求深豈常理哉康熙解義曰位卑言高即使辭義剴切非惟无益而祇以取咎雖一身之榮辱得喪不足恤亦非君子信而後諫之道也鑒浚恆之凶而以至誠動之可矣

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象傳曰久於其道此云久中道外无中過與不及皆非可久之道九二不正故有悔得中故悔亡提出九二二字以明其能久者處中之故也能字有力中重于正可知矣胡氏炳文曰九二獨提能久中三字諸爻不中故不久可見愚謂凡人雖居善非能久何得其功驗

不恆其德无所容也

其字指九三不恆是其病也人人而進羞是于天于人所愧怍无所容其身康熙帝曰此无所容與離四相似皆謂德行无常度自若无所容非人不容之也張氏次仲曰農有恆產工商有恆業賈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信道不篤喜怒不常之人父子兄弟難與久處何所容其身乎无所容則但有羞愧而已

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康熙帝曰爻既以田爲喻則非處非其位也乃所往者非其位耳謂所動而施爲者不得其方也愚謂久於无用之處何得功之有猶畋于无禽之地

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婦人之道以順守爲德貞故夫死而不嫁從一人而終其身如丈夫以天下之事爲吾分內之事故臨有事則以義裁制決斷之豈習婦德乎楊氏啓新曰爻辭只曰婦人吉象傳又添一貞字明恆其德貞爲婦人之貞也或曰恆以常爲體變爲用偏于變通是不恆其德偏于執守則爲婦人之恆蓋於恆卦發變通之義恆是示非執一不通之謂又曰五者君也父也夫也故從婦之道則凶

振恆在上大无功也

上字應始字初六居始求深上六居終輕騖皆失守常貴靜之道故皆凶也上六之病在振凡人有所期望必情妄動而逐物聖人探其志而折之曰大无功不知時而躁進于人无益于已无功何所成立之有項安世曰師六三恆上六皆以大无功解凶字言敗績也〇按舊說在上二字重矣以位言在上位之人躁妄如此則禍及社稷蒼生曰大敗而无功此可置推義

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遠去聲惡去聲憎也或入聲粗也

乾隆帝曰天運於上山止於下勢若連接而相去乃甚遼濶故天下有山爲遯之象君子觀象以遠小人未嘗絶之也禮以相與正以相誨誠以相感无惡厲之加有方嚴之守如天之高无不容如山之峻而莫之越蓋小人不可不遠然惡則激怒致忿不嚴則召侮啓羞不惡以畜物嚴以自守兩可全其遯也天包山爲不惡乾三陽剛健爲嚴愚謂山雖峻嶺高峰如摩天之蒼蒼其去懸絶是爲遯君子觀此象以發明遠小人之術夫天只是運動不息无心而公然而已矣奚有意抑止山乎君子思誠而蹐顧慎獨而无愧其嚴肅无息乃小人自遠耳是謂不惡而嚴康熙帝曰以山喻小人以天喻君子似未切蓋天下有山山之高峻極於天也山之高峻者未嘗絶人而自不可攀躋故有不惡而嚴之象

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易中占辭云所往者指作業百端凡關人事者而言初六之象方遯去之時而後故厲矣蓋人當危厲之時豈可起事進爲乎故往則災不往則何災之有此夫子專釋占辭象義在其中蓋經文之解諸家大誤故象傳亦諸註不分明猶望霧裡之月說見經註

執用黃牛固志也。

蔡氏清曰。謂自固其志不可榮以禄也。孔氏穎達曰。固志者。堅固遯者之志使不去已也。按孔蔡兼存而義全。自志固而后可固他之志。我以款誠結他之志。俾他莫勝說也。

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四剛俱遯。然三獨以連二柔不得去。是其疾也。係疾故憊也。憊字。畜臣妾吉。言治我之分內之事則吉也。是以所已之力之及。應時宜而行。故不失其吉。不可以當大事。此與可小事不可大事義同。蔡氏清曰。大事不必說外去君子之出處去就。便是事之大者。康熙帝曰。不可大事言未可直行其志危言危行也。與象小利貞大象不惡而嚴之意皆相貫。

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君子固能遯。而不失義。惟小人不能。故傳特曰否以喚醒之。

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九五之遯。无其迹之可見焉。去得妙者也。此本能正其志故也。康熙帝曰。君子之志。不在寵利。故進以禮而退以義。所謂正志也。○汪氏邦柱曰。二之遯曰固志。五之遯曰正志。可見君子出處去就皆關於志趣。若四則不溺志所好矣。上則得志遠去矣。初則志之

不決而三則降志矣愚謂誠存則志立志立則學定矣

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有所係累則有所疑上九超然在物外而內无係應斷然萬慮盡亡何所疑之有灑灑落落樂土樂國已矣

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俞氏琰曰雷在地中則陽氣潛藏出地則陽氣奮發在天上則陽氣甚盛是大壯之象也大壯二月卦雷在發聲之時也雷之發聲必以其時非其時則不發君子之舉動必由乎禮故非禮則弗履禮者天秩天敘也克已復禮動皆天理不愧剛健之天常有雷厲之勇所以爲君子之大壯也禮取乾天之象履取震足之象愚按以禮屬夏象盛美發顯之時大壯卦亦取禮之象

壯于趾其孚窮也

自處於下位恃剛而銳進壯于趾之象此不知勢亦不知量所以取困窮招災眚也孚者謂有凶之實

九二貞吉以中也

康熙帝曰卦言大壯利貞惟九二剛德則爲大健體則爲壯而居中則爲處壯之貞乃卦之主也故傳言以中明大壯之貞在於中也或曰貞以事言中以心言又曰由二而上三則贏其角矣由二

而下初則壯於趾矣二也上不在角下不在趾而居其中中者不
激不阿所以得吉也
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乾隆帝曰用壯者小人之事君子則无此也愚謂爻辭君子小人
以位言其實皆小人也傳省一用字以德言稱君子之行以戒小
人之所爲也言用壯者小人而君子者无此行胡氏炳文曰大壯
九三卽遯九四兩爻皆分君子小人在遯者其辭平在壯者其辭
危聖人之意深矣
藩決不羸尚往也

九四雖爲大壯之魁而以剛居柔无過剛勇壯之銳氣又進步亦
偶畫決開无所羸其角是以尚往也俞氏琰曰尚與上同尚往謂
前无阻礙可以進而上也項氏安世曰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者恐人以居柔爲不進也故以尚往明之
喪羊于易位不當也易夷益切
大壯之時恃剛矜勢用壯者皆不免凶咎若六五以剛當位乃與
用壯者不異今幸以柔居之位不當故喪羊而得无悔蓋他卦不
當位者悔吝多矣大壯柔可濟剛故以不當位爲善以柔處中故
能喪戾狼者也張氏次仲曰此卦四陽爻論用剛之道二陰爻論

御剛之術六五于陽盛之世忽變柔爻聖人觀象覺別是一番世界別是一種道理而係之曰喪羊于易向來觸藩羸角都化爲烏有豈非善全其壯耶凡事有以喪而悔者有以喪而无悔者有位當而得者有以位不當而得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易道之所以爲大康熙帝曰位當位不當易例多借爻位以發明其德與時地之相當不相當也此位不當不止謂以陰居陽不任剛壯而已蓋謂四陽已過矣則五所處非當壯之位也於是而以柔中居之故爲喪羊于易

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上六至進退皆谷困者平常不辨于理勢行事處己不詳審故也此何有往而攸利乎然自艱而改舊過則其咎殃弗至於長也

咎謂始恃其勢而不詳所終之咎

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乾隆帝曰日未出地其明爲地形所蔽及其出也進進而上則其明昭著无隱不燭晉之象也月與星皆假日以爲明日之明乃自己之明君子以明德爲己所自有此明德而不自失其明曰自昭日新又新緝熙无斁俾心之明不蔽於形氣如天之明不蔽於坤陰此非己之自昭誰爲昭之明德以象日自昭以象地俞氏琰

曰人本然之明固未嘗息知所以自明則本然之明如日之出地而其昭著初无增損也大學所謂明明德所謂自明與此同旨釋智旭曰本覺之性名爲明德始覺之功名之爲昭心外无法名之爲自昭明德則新民止至善在其中矣胡氏炳文曰至健莫如天君子以之自强至明莫如日君子以之自昭胡氏一桂曰此卦只取離明之義蓋有不必盡論兩體者即此亦可以推他卦矣蔡氏清曰格物致知以啓自昭之端誠意正心脩身以致自昭之實使吾之明者超然於物欲之表亦猶日之出也

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張氏振淵曰獨行正是原所以合直道難容惟正所以見摧之故大凡君子處世枉已易相發明愚謂獨字有味行正樂道之心可見矣初居下位未受命爵其進退見幾而應寬裕而无咎耳裕坤含弘之象胡氏曰所謂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即此意也

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六二當仕進之時獨无應援故愁如然居中守正不苟求合不苟欲進其德不減是故受福匪无因而獲之楊氏時曰六二中正素位而行鬼神其福之矣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

景福此之謂也。

衆允之志上行也。

上行之志初二亦所同而无所忌違此所以衆允之也。

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小人僥倖在高位者必貪上貪下无飽矣卽是鼫鼠已矣決而致危厲矣聖人以位不當釋之深惡之之辭意溢言外蓋鼫鼠而在高位則其毒流而俾國風競財爭利而欲買官也下民困窮之兆。

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五大明之主自明明德以明之於天下天下皆順附无往而不蒙其福慶者失得奚容其心乎是帝王高明廣大之量无心而化。

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伐暴而服論其功則雖危而于義吉而元咎者也然如維用伐邑只是上剛自逞不足以威天下故曰道未光如聖人用兵則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威明及遠道之光大如斯或曰晉以柔進得名故柔爻多吉而不利于剛也道未光釋貞吝二字康熙帝曰道未光乃推原所以伐邑之故蓋進之極則於道必未光也如勢位重則有居成功之嫌爵祿羈則失獨行願之志故必克治其私然後高而不危免於亢悔也夫五之中未光同。

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涖衆用晦而明

明入地中地中猶言地下匪謂入地之內蓋日之轉行於虛空而遠地外地與虛空相去懸絶也豈入于地之中乎日沒也明自隱地下故曰明夷而不曰夷明君子以之莅衆所其行者用晦而明卽是用外暗內明之象也用晦而明者謂不以明爲明明而用晦也不可誤解以晦爲明亦是爲晦其明蓋用明過察則衆心畏而不安懼而不親所謂水至清則无魚人太察則无徒又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卽意似矣孔氏穎達曰晃旒垂目黈纊塞耳无爲清靜民化不欺若運其聰明顯其智慧民卽逃其密網姦詐愈生豈非藏明用晦反得其明也蓋莅衆以離昭坤之象用晦而明以坤藏離之象象傳以臣事君言象傳以君治民言

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經文君子于行以下占辭也夫子於傳挑出一義字指示君子之去就蓋義當去則去食不食豈所顧慮乎義不食周粟是也又接淅而行遲遲吾行君子之進退久速及死生皆是止於義所在焉耳矣小人不能由義以裁決故見羈爲爵禄財利至降志汚名也蓋初以剛正居離明取見幾明義之象

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以六居二中正而順且文明之主是故臨事應時而不失其則人而有則可以能保其身能拯人之夷此所以吉也先儒曰文王用明夷之道合此爻義萬古臣道之則

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南狩之志在以我之明開彼之闇以我之正去彼之邪其志大而得成功也象法及義詳具經註

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心之發曰意腹者心之居宅入于此則必知其所發之實故去此避害非出則禍急

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人之在世也遭時不祥身或可辱義必不可喪明必不可息如箕子處得其身則萬世遇患難者之鏡的也貞謂正行

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上六以冥晦居卦極傷明之主故爲暗君猛虐之象五以下見傷者故晦其明而以遠去爲義蓋自古亡國敗家困身墜命之人必其初權勢揚揚如登于天威猛昭昭雖及四國暴窮勢盡則忽自傷而如入于地不待言而大凶此失其則也凡人失其道者皆如是○此爻諸家指定以爲紂之事而解非也辨見經註

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行去聲

先儒云風者火氣之所化火盛則其氣上衝而風生火與風一氣而相通者也故爲家人之象家人風化之本風自火出猶風化自家出也蓋齊家以脩身爲本而脩身以言行爲先言之與行君子樞機出身加人發通化遠故舉言行以爲之誠有物謂言之不虛有恆謂行之不變言忠信則事實而有物行篤敬則心存而有恆

胡氏炳文曰風自火出一家之化自吾言行出皆由內及外自然薰蒸而成者也○按風者大虫之噫氣天之使也凡氣所奮激皆生風天地之風皆不曰自火出只是火氣所動卽風生耳

閑有家志未變也

初新婦之象是有家之始而未得自專裁制故不曰正而曰閑閑謂豫防有異變眚障家族志未變之時而慎防之則一家和而安

初九以剛正處離明有先見之明

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康熙帝曰六二六四之爲順同順者女之貞也四位高故曰順在位二位卑故曰順以巽俞氏琰曰蒙六五曰順以巽事師之道也漸六四曰順以巽事君之道也家人六二曰順以巽益事夫之道也事夫而能順以巽乃婦人之賢德此六二之所以吉也

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家人嚴厲則雖義勝于情不失家道之制度也如嘻嘻則恩勝于禮故終至失家節謂失家法寬嚴之中○經與傳九三獨稱家人者此爻過剛恐以爲夫象也

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俞氏琰曰何謂順在位父父子子兄兄夫夫婦婦是也禮運云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豈以多財爲吉哉以順居之則滿而不溢可以保其家而長守其富吉孰大焉

王假有家交相愛也假古雅切

家道既已大治舉家皆和樂矣龔氏煥曰交相愛則一家之父子兄弟夫婦長幼莫不相愛非特夫婦而已也

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威尊嚴也蓋高德者自然尊故人見之則自然畏自然尚敬而親和而服在乎于中則其德光如此如權力武威之作威何此化服之有聖人恐後世繆以猛爲威故以反身之謂釋之使人知家之本在身脩而后有威威是表發於誠中主人反身而誠則一家之人畏敬而禮義立感服而保長久

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荀氏爽曰火性炎上澤性潤下故曰睽也大歸雖同小事當異百官殊職四民異業文武並用威德相反共歸於治故曰君子以同而異也丘氏富國曰同以理言異以事言也蓋天下无不同之理而有不同之事異其事而同其理所以同而異非苟異矣彖傳言異中之同大象言同中之異愚謂以天所賦言則莫不同堯舜亦是人也就人事所行言弗能不異古人所行雖異而其協仁義之旨則同也異與同共是君子所行也但其不行而異者世俗悖道之事耳處睽之活用大矣哉蓋離兌同出乎坤而炎上流下各異即同而異之象

見惡人以辟咎也辟音避

君子不得已而見惡人以禮接見從容不露圭角只是以辟咎可以爲良策苟欲避惡人而絶之疾之已甚必所中其毒如孔子見南子遇陽貨辟禍咎之道也蓋邪正是非之念太峻甚明非濟惡化睽之調劑

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二五本正應相值相會以合天下睽爲本意故雖禮不備而未必爲失正道君子臨時而行奚拘拘小節細義而反失大義爲哉梁氏寅曰遇主于巷似枉道以求合故傳特明之曰未失道也

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有輿之所曳前後之象者三位不當故也凡其分之所安定處曰位无初有終者始爲敵應之睽後取正應之和故以遇剛釋和合

康熙帝曰爻有兩喻而象傳偏舉者舉其重者也此舉見輿曳以乘剛也困三舉據于蒺藜亦以乘剛也易例乘剛之危最甚

交孚无咎志行也。

志相睽則骨肉亦離咎莫大於睽四與初始相睽而不相與疑解則爲相孚同德以爲膠漆其志行不特无咎

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五以二爲宗而親之二以五爲主而尊之是君臣其志易合如噬膚當世道之睽君臣同心德足以化天下仁足以養四海實蒼生之福也故傳釋之曰往有慶爻曰往何咎傳再提出往字者君先下賢求賢而後賢來輔故曰往何咎以決君必可先傳曰往有慶贊之鼓之

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心一生疑則无所見而不疑上棄其應而自睽孤其疑心已甚而爲之怪念妄見如見豕句句然一卦已窮睽既終疑亦亡因是相和而成雨向之群疑斷乎一時消釋此所以上獨言吉

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 郭京云正字誤作反字必不可從

山路固難行步而且山顔有險陷益不可躋攀是蹇之象也君子遇世運艱難不可犯峻險而陷禍窠須靜止于內反求諸身以脩其德而俟時之至免身之蹇濟世之蹇緊要在斯俞氏曰孟子云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此之謂也乾隆帝曰夫君子之反身修德何時不然而於蹇言之者歷世愈艱則自考愈眞反修有獨至者矣項氏安世曰反身象艮之背修德象坎之心蔡氏淵曰反身止乎外艮象修德養乎中坎象

往蹇來譽宜待也

初見險察幾而能止之主也豈可輕行與然非終於止而不行故曰宜待謂待可行之時也若一於止无往聖人何曰宜待

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爲君不避多難不厭困戹致命而弗有其身忠奮如此縱事不奏成功亦誰尤之邪无尤二字深感歎其志氣之意洋洋乎益君子常目在義而不在利害小人反之

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九三恃剛實之才以往則必陷于險中然以止之爲主來反而守本位故在內初二俱喜而附之故曰內喜之穀梁傳所謂季子來

歸國人喜之之意也
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以六居四是當其位也然其才質不能獨濟蹇故不進而守本分上承五下連三比兩實而足以濟蹇是因不失其正者也故特加實字以明來連意也○按當位不當易例皆就本爻而言无指他爻而言者舊說以當位爲九三非是
大蹇朋來以中節也中涉弓切
九五任天下之大蹇難而不辭所謂當位貞吉以正邦者人君之大中大節至剛如此天下之士興起而來輔中以德言節以行言
只是中節所以朋來也蓋九五大人安位而不動故不言往來上下諸爻感服而來爾德不孤者也
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上固往无所之其志內來從九五故曰志在內此於上卦分內外猶如比六四之例碩大也取九五爻象以兼言濟蹇之大功大人指九五從貴即謂從九五之尊德位兼備之君所以天下利見而終得吉也利見大人本是占辭夫子特舉占象以歎有大人之德○項氏俞氏曰內指九三貴指九五志內所以尚賢從貴所以明分於義不妨

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周禮司刺掌赦宥之法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

雷雨交作而解散鬱結之氣則物皆被發育之仁君子順天時體之以置之政事先施因繫之人蓋如无心之過誤而非故犯者則赦而釋之有罪惡而當刑罰者則從輕而寬之而已赦釋也宥寬減之辭趙氏汝楳曰雷者天之威雨者天之澤威中有澤猶刑獄之有赦宥愚按刑屬三千厥刑法有輕重皆是聖法豈敢妄赦宥乎所謂明罰勅法萬世之常經也程傳明矣夫解緩民之屯難之時故廣及仁恩寬免耳○丘氏□曰承平之世赦宥不可數奸宄得志而良民不安誠哉言也

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初以柔處險陷不可以濟事者也然應四而動以柔接剛是得其宜而遂不爲陷故其義无咎胡氏炳文曰初六无咎有占无象剛柔之際舉初與四之象以明占也○解者以解去小人爲主意故四以解去初之拇爲斯乎然於初則以際接于四爲得无咎可見易之取義活法不同

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九二示剛中以得中道故取舍中規好惡中矩能去邪媚得中直

朝廷清天下安是大臣之貞吉者也康熙帝曰黃者中也矢者直也人臣之道固主乎直然直而不中則有以嫉惡生事而激成禍亂者多矣得中道正釋得黃矢之義

貞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六三其質柔闇且不中不正以貞貴乘貴是竊位之小人非其器而獲倖者其姦巧亦可醜惡矣无德而犯高位災眚自取之雷氏思曰貞且乘小人自以爲榮而君子所恥故可醜寇小則爲盜大則爲戎任使非人則變解而寨天下起戎矣康熙帝曰雷氏說極得此傳及繫傳之意此傳所謂致戎繫傳所謂盜斯伐之皆謂有國家者也

解而拇未當位也

二四兩陽任解之責者四居柄職之位而應初之拇蓋初四皆以不正處不中是以結私情則君子必奉身而退小人益得志焉解天下之難故告之曰解汝拇解去之而後同類進至能解天下之蹇故以未當位提醒之不徒曰解拇而曰解而拇是告斷其私暱之辭也又解而拇是自他告示之辭如頤初九康熙帝曰德非中正應初比三故曰未當位

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柔中居尊以温厚和平之德既能有解則小人自退矣其自退者信服而退非九五以勢威逐退故不曰退小人是君德之妙化解之善術也吳氏曰慎曰小人之退驗君子之解雖不言有孚而有孚之義明矣或曰可見自退則其改過以自新之意

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吳氏曰慎曰天下之難由小人作羣比如拇邪媚如狐鷙害如隼解拇獲狐射隼而難解矣故解卦以去小人爲要義康熙帝曰五以前所解者但總名之爲小人耳此則曰悖內亂外亂之別也在有虞則共驩者內亂也三苗者外亂也愚謂小人亂國之本今曰解悖則既解盡悖逆之根也上解之終故言內外安平解之全功益此爻象法亦鏡花水月既異經註諸家皆誤

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山下有澤澤低山高澤氣通土則山潤益損下益上損之象君子體之以爲於吾身所當損者莫如忿與欲二者脩身爲學之要亦莫切於此益忿心一起則耳目繆是非欲情一萌則神明隨魔境豈可不慎乎孔穎達曰人情感物而動境有順逆故情有忿欲懲者息其既往窒者閉其將來懲窒互文而相足也乾隆帝曰君子觀象反躬以懲以窒損之又損以至於无內則義理悅心外則

篤實艮止然後樂在其中忽不期懲而自懲天理流行欲不期窒而自窒矣虞氏翻曰兌說故懲忿艮止故窒欲康熙帝曰凡大象配兩體之德者皆先內後外故當以虞氏之說爲是益象亦然

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初之志欲往救四之疾四方求助於己是其志相合尚上通指四

益味遄字含有信有義之意康熙帝曰易例初九與六四雖正應却无往來之義在下位不援上也惟損初爻言遄往而傳謂上合志益當損下益上之時故也

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九二以中爲志故損益中其可而无費弗損已而能益人中德美志氣定

一人行三則疑也

一人行而得一人乃兩也兩則相與而和調三則雜而疑疑則亂張氏清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苟參之以三則疑心生焉此聖人因一人之行而得致一之理也康熙帝曰自二以上皆可以三概之不必正三人也季文子三思南容三復之類

損其疾亦可喜也

俞氏琰曰人之无疾是可喜也有疾而損其疾則亦可喜也項氏

安世曰。能不吝其疾。自損以受之。使合志者得效其忠。豈非可喜之事哉。康熙帝曰。易多言有喜。而此傳云亦可喜也。則此喜不主已身。乃主於使遄來而益我者有喜。故變文曰可喜者。他人之辭也。

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以尊言之。自上祐者。天祐也。以爻象言之。上九祐益六五也。康熙帝曰。自上祐。以爲正釋龜筮弗違。亦可。然觀益二言朋龜不違。下又云享于帝吉。則帝者又百神之主也。故此上祐亦是言天心克享。人神不能違也。

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以君民上下之義言六五受益之主也。故以朋龜元吉益之。以全卦之象言上九處受益之地。而正受益之本主也。故統一卦之全義。猶大有上九。益損此而益彼。其益有限。不損而益。其益无方。上九居損下益上之極。而受益者。然弗損下而益已。是以有餘。反益下天下普被其澤矣。是君子之志也。故曰大得志。大謂陽。蔡氏清曰。玩大得志之辭。足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而或抱道以自娛。終其身而不及一施者。有非其得已者也。試觀一經之中。如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曰由豫大有得志

大行也。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如此之類。不一而足。聖人皆喜談而樂道之。意自見矣。

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張氏清子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動萬物者莫疾乎雷。風雷厲。交相助益。君子體之。以見善則遷之必如風之速。有過則改之必如雷之迅。天下之有益者。莫大於遷善改過矣。述義曰。巽以虛而受善自外而益也。震以懼而改過自內而益也。夫子發風雷之象。而教人以遷善改過。所以戒人之猶豫而勉以迅速也。宗義曰。陸氏云。風之入也最微。故片善不遺。纖過必剔。雷之發也最迅。故遷

无留念改。无停幾。康熙帝曰。雷者動陽氣者也。故人心奮發而勇於善者如之。風者散陰氣者也。故人心蕩滌以消其惡者如之。呂氏祖謙曰。損益二象最切學者。損无如忿慾。益无如遷改。若甚易知。推到精密處甚難。懲窒遷改。皆是用力處。

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損四而益初。此益下之象。得名之原也。初九居其地而受其益者。一卦之主爻也。凡人受恩而忘恩則非人。豈能无咎乎。故初爲大作以報謝。所以大吉而无咎。傳釋之曰。下不厚事。厚事卽大作之謂。益以常例言重大之事。則非下卑賤人之分。然今爲大作以報

恩謝惠是義正志篤故雖下位而不以爲厚事也言不爲過其分矣

或益之自外來也

或者无方之辭言益之者之多也六二當上益下之時居下之中而應剛中之卦主然柔正虛中本无求益之意而益之者不召而自至也故曰自外來言非中心之所期而自外來也

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當上益下之時六三以不中不正居下之上而動此妄求益者其躁心甚矣其志與六二反故益之以凶災之事然所以其受凶事者由己固有之也誰怨哉然則如之何蓋悔過改非反身修德乃當變災爲祥轉凶爲吉是處凶之道也如此則雖凶事中亦可悟會有玉於己之道在焉聖人扶起遇患難者之術易道之妙教也

○或曰固有字自字中之字來非是又曰與无妄固有之同亦不然意異

告公從以益志也

遷國者本爲賑窮民也四以益下爲志五固有孚惠心此同聲相應又同心斷金故告公而獲見從也公泛指朝廷言

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乾隆帝曰五有孚惠心如天施地生无擇於物何問之有故天下亦有孚惠其德而志乃大得也愚謂五益下之主孚心以惠下眞是父母之慈愛其子之心也其惠及天下其志達萬方豈非大得志乎張氏振淵曰惠施于政而有迹可得而問惠出于心而无方又何問焉

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上卦三爻皆損已益下者上九莫益下而反專求益於已此忘義貪利誰益之爲哉且尚非徒无益又有禍害故曰偏辭偏辭謂有所未盡之辭也益衆人又從而惡之擊之殃禍自意外來矣或字言多也胡氏炳文曰爻惟三上言凶上之凶自取之三之凶人益之也又曰二不求益而或益之自外來也上求益而或擊之亦自外來也孰有以來之五之吉由中心之有孚上之凶由立心之勿恒吉凶之道未有不自心生者

澤上於天夫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澤水之氣騰而上于天其勢必沛然下決而成雨夫之象有萬物被雨澤而長榮之象君子體之施祿及下或曰夫三月之卦正天子布德行惠之時若居其德惠積於上而不下究如澤壅而不流將成潰決是乃所忌也康熙帝曰澤上於天所謂稽天之浸也必

潰決无疑矣財聚而不散則悖出故君子以施祿及下居身无所
畏忌則滿而溢故君子之居德也則常存畏忌而已禮曰積而能
散書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夫如是則何潰決之患之有○按
忌字疑傳寫誤歟或有闕文歟參義曰居德則忌程傳說與潰決
之意相妨王弼作明忌非也諸家以爲居德而不決則忌則大象
例无反辭本義闕之爲是又按蔡氏云大象傳例无反辭以在人
之其卦言焉用戒

不勝而往咎也勝如字

先圖得勝而後可以往勝在往前也初九非以往爲咎未度得其

可勝之術而往是爲咎其咎自取之凡誤事之本未者何成其功

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乾隆帝曰得中則不恃剛而能惕能惕則有備故雖有戎而无憂
也愚謂得中道乃旣德行无欠故雖有意外之變而无所亂

君子夫夫終无咎也

三獨與上爲應故始衆陽疑以爲濡然三實不私夫之又夫不同
明矣故終疑解而得无咎也終對始言

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述義曰四以剛居柔不當其位故欲進不得而其行次且聽者聽

也聽之不能明其理故不信俞氏琰曰既聞言則非不聰也昧而不信耳不信則其心不明甚矣孔子不責其不聽而責其不明蓋誅心之論也愚謂其行次且所行之事未能達之謂

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張子曰陽近於陰不能无累故必正其行然後免咎康熙帝曰張子之說極是蓋因中未光故責於中行非謂雖中行而猶未光也愚謂九五雖陽剛中正聖人尚恐有牽係邪媚之比爲是戒也其意深矣哉切矣哉又中行以現位之象言下中字就中心言宋咸曰詳註驗經誤增中字全不從○柳絮似綿陰奸似賢蓋人主繆

而以奸爲賢親愛而任事則其害終及天下試看自古昔奸賊得志者非笑中刀必笑中貪爲之阿諛伏從者增祿爲之正直嚴清者削官其毒風靡然雖逮萬民之困難有司畏而无告君者則君无知其害滋蔓矣豈不痛乎故聖人不言一陰既盡而尚恐有夬夬之間又於姤急有女壯之戒於聖人防未來之禍亂其深意无窮矣有國家者不可不讀易矣

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長平聲一爲上聲亦不妨

張氏浚曰无號莫之應也在小人凶在天下吉小人道窮其勢不能久於上爲有凶趙氏汝楳曰凡言終者要其終也○按仁人退

小人必深惡而痛絶之發妨賢之萌根故也大學曰仁人放流之
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又曰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此仁人能愛人能惡人至公无私

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乾隆帝曰天下有風與風行地上一也然自地而行者各以其方
故象觀天下有風則自天而下周徧四方无一物不與風遇爲姤
之象天與萬物相遠而鼓舞之以風后與民相遠而鼓舞之以命
孔氏曰風行草偃天之威令故人君法此以施教令誥于四方也
龔氏渙曰姤與觀相似故在姤則曰施命誥四方在觀則曰省方
觀民設教曰施曰誥自上而下天下有風之象也曰省曰觀周歷
徧覽風行地上之象也康熙帝曰巽之申命因有積弊而振飭之
姤之施命與巽正同蓋在三畫之卦爲巽者在六畫之卦即爲姤
也施命申命所以消陰慝除積弊法風之吹散伏陰也或曰治乎
日久則人主深居九重日增威嚴下民漸伏畏屈日加畏懼尊卑
之間懸絶君民相遇甚難當此時也小人必得志竊弄威福恣肆
橫行俾上下之情益不通蓋君皇若有訪民之仁心而勅言一布
天下曉然知上旨之辱君民之心始遇矣觀姤卦知君子之德風
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繫于金柅初陰係于九二之象初六以柔道始進其勢必牽連群類以欲害君子故聖人曰柔道牽喚警衆陽俾之有逆防而止之之備聖人惡小人之道之長而爲君子謀其深切遠矣牽釋擊字引物以自前故訓進○蔡氏汝柟曰復得乾初爻故謹復之道當如初九之潛以待其盛姤得坤初爻故察姤之幾當如初六之履霜以謹其始

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魚小人之象初柔本四之有而今二包而有之則二爲之主而四包无魚反爲賓賓者對主之辭兼指衆陽爻言蓋非初之志獨欲

四之應而已都望遇衆剛者也二能制之于內使不得遇於他故衆陽免其害是全九二剛中之力也微九二則其害豈淺乎義不及於賓義之所當然也倘九二失其義而爲初六所化則衆剛乍爲遁矣義字意味深長

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三亦其志在思遇於初故厲然非應非比其行次且而不果是以未爲初陰所牽是其幸哉康熙帝曰易中言牽者自小畜至此皆當爲牽制之義

无魚之凶遠民也遠去聲

初者己之有而既爲二所得故四雖在宰輔位失民心喪職分安得不凶矣或曰民心之離散无其故乎本由己違道无以結民之心以致民之惡去己豈非己遠之是誰之過乎胡氏炳文曰易象或以陰爲小人或以爲民以爲小人遠之可也以爲民民不可遠也小象是別取一義蔡氏清曰民字極有深意蓋夫子恐人以與包有魚同看而以爲小人也故出一民字以覺人而又義自明白矣吁聖人之筆一字萬鈞○康熙帝曰九四因與陰相應故惑而欲遠之如夫二壯于頄之意徒欲遠之而不能容之制之此所以包无魚也君子之於小人也惟其能容之是以能制之不能容之則彼自絶矣欲以力制不亦難乎書曰民可近不可下此之謂也

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含章其義經與傳不同爻謂初六含藏美疢傳取九五德量寬大故冠揭九五二字以別初象蓋九五居中守正德大位尊視一小人之蠢來早察其幾任九二剛中而使之不遇於賓厥才器裕然不露聲色謂之含章含猶包是聖人製毒爲藥之活筆也有隕自天謂災眚之來速故五之志不廢令命而可以教戒蓋陰陽消長去來天氣自然之數不可以人轉移焉如世道盛衰漸愿可以人治化焉故君正明而舉賢則小人必畏伏自化而无起所以志不

舍命者如此小人一獲君心則亂變而爲虎其徒羣而爲狼獵人反見食已肉○此爻經傳俱愚說與先解異觀者擇焉○康熙帝曰詩云桑之落矣其黃而隕故有隕自天謂天時既至而瓜隕也雖天命之必然亦由君子積誠脩德與之符會故曰志不舍命

姤其角上窮吝也

康熙帝曰不與陰遇雖无咎然君子終以不能濟時爲可羞爲其身在事外所處之窮故爾按爻辭曰吝无咎傳單釋吝而不曰无咎只是在姤之時與人不遇合是所以致吝也帝說爲定矣

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梁氏寅曰澤本在地之下而乃上於地則其水潰決不可无隄防矣君子觀澤潰之象明萃聚之義於是除治戎器以戒不虞亦如水之潰決而萃土爲之防除者去舊取新之義戎器久則弊壞故簡除而新脩然亦豈无故而耀武乎蓋以時當富庶則鬬藥或崩故不可不豫爲之防耳王氏申子曰澤上有地臨則聚澤者地岸也澤上於地萃則聚澤者隄防也以地岸而聚澤則无隄防之勞以隄防而聚澤則有潰決之憂故君子觀此象爲治世之防除治其戎器以爲不虞之戒若以治安而忘戰守之備則是以舊防爲无用而壞之也其可乎朱子曰大凡物聚衆盛處必有爭故當豫

爲之備又澤本當在地中今却土於地上是水盛有潰決奔突之憂故取象如此○蘇氏濬曰萃之時任武不可忘武亦不可故曰除戎器慄武也其凜弓歸馬之風乎曰戒不虞不忘武也其重門擊柝之備乎益以除爲修治竊所未解愚按蘇說卓見益除字或作儲作備或曰修治如字諸家不一詳見陸氏釋文

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九五萃時之尊萬方正所由萃之主也諸爻不可不有孚而萃若舍五而聚於他乃是私黨而亂萃已矣然初不辨當萃五之正義賴應而亂於四不終孚於五其志不固故也志字眼扶起初眩亂之情總明利見大人之義蓋此爻傳義及諸家以正應取義否○

愚謂九四成卦之主所以萃之爲萃者在斯然則可以萃于四而爲正者聖人却於四曰位不當以萃五爲正蓋九五陽剛中正居萃時尊位是君臣分權其勢並立有犯君之嫌然民專萃于四則終至如周之末世如魯之季氏已矣聖人正世綱之深意可觀或問如豫九四何如曰豫者君柔而四惟一陽統全卦衆之所由賴在四此是猶周公輔相成王之時與萃不同又如應比則由卦而有取有不取何常拘拘

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二與萃王正應是其最易萃者也然不獨萃而引衆以類萃五益以才質言雖難能終者然以其有中正之德不變孚於五之志可謂薦賢獻良之忠臣清儒云人臣之善莫大於薦賢康熙帝曰此中未變與比二不自失之意同中庸所謂不變塞焉孟子所謂達不離道者是也

往无咎上巽也上聲

六二无萃五之由幸有二之引隨之而往則與衆共上巽而得萃五可以无咎上巽謂從衆上非指上六或爲上六又爲上如字萃于四者俱誤矣昧利見大人之義

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卦惟二陽而所以成萃者全在四是其勢疑迫犯君位故其所爲盡善以得大吉然後可以爲无咎蓋臣以有功不可犯其君故曰位不當戒之也謂非君位非以陽居陰之謂鄭氏汝諧曰凡言位不當兵義不一此所謂不當者爲其以剛陽迫近其君也康熙帝曰鄭說是已然須知是借爻位之當不當以發明其德與時位之當不當

萃有位志未光也

九五中正以踐天位故曰萃有位有位謂當此位對位不當而見

則易解蓋萃時之主萬邦之攸聚歸也然九四亦有萃主之權故
或欲萃于四者必不字于己此未能一統聚歸之情是以其志未
光也丘氏富國曰土无二王尊无二上比以一陽統五陰一陽爲
之主也一則專故五有顯比之吉萃以二陽統四陰二陽爲之主
也二則分故五有匪孚元永貞之戒

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萃至五聚者既極與比至五爲比極盡至五爲壞極同例也上柔
處萃終求萃不得孤立无親故憂悲太甚而未能自安於其處也
康熙帝曰上猶外也雖在外而不敢自安如舜之耕歷山周公之
處東國必號泣嘵嘵求萃於君父而後已也○按程傳詳矣

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本義曰王肅本順作愼今案他書引此亦多作愼意尤明白蓋古字通用也○又如字通

先儒曰地中生木其始甚小積而不已則長而上進升之象也因
其生而在之自然而无容私焉之謂順木之生也自毫末以至于尋
丈人莫見其升之迹以順積而致之耳此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
意也君子察焉以順其德之自然謹小愼微日積月累以漸至於
高明廣大順德坤地象積小高大巽木象胡氏炳文曰木之生也
一日不長則枯德之進也一息不愼則退必念念謹審事事謹審

其德積小高大當如木之升矣○下學而上達又勿以善小而不爲又善不積不足以成名皆易意○荀子曰積微者月不勝日時不勝月歲不勝時善日者王善時者霸補漏者危大荒者亡故王者敬日霸者敬時

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呂氏大臨曰初六以柔居下當升之時柔進而上雖處至下志與三陰同升衆之所允无所不利故曰允升大吉康熙帝曰呂氏以上爲上體三陰者是愚謂初陰木之根上三陰爲枝葉有一氣貫合之象是爲上合志○按諸家皆上合志謂初與二合志雖通而前說爲長俞琰云上指四非二也徐幾云晉下三柔與五同志故六三言衆允而釋之以志上行升下一柔與四合志故初六言允升而釋之以上合志

九二之孚有喜也

六爻中一箇孚字與之於九二故特曰九二之孚以稱其德也九二以孚誠能事其君蓋君不閽臣不姦君臣以精誠相感相合乃是社稷蒼生之福也如此則福慶及天下故有喜也

升虛邑无所疑也

无所疑謂所進无阻滯

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亨音享
四升卽迫君位故不言升而言順蓋水之升也以順是順中自含
升之義也四居坤而正順之至也其德如文王之服事殷故周公
直舉岐山之祭事以繫此爻至順之誠意可以事其君可以通神
明其理一也康熙帝曰用賢以享於神明是順神明之心而事之
者也梁氏寅曰諸侯祭境內山川禮也文王居岐下而主其祭乃
順禮而有事也
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六五所以貞而得吉者君能擇賢舉之諸君子升階受職故道明
政正澤及萬民是君之志而今得之故曰大得志蓋朝多君子則
小人无窺閒納奸之術康熙帝曰自初而升至此而升極矣故初
曰上合志此曰大得志
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以陰柔居升窮尚知升而不知降升而不降則精氣日散于上故
消而不富蓋以人事言則不達進退存亡之理妄欲長保位勢之
富盛難矣哉當以自消損爲貞
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澤者瀦水也今坎水漏下土潤脫澤邊草木皆枯困之象也先

儒曰君子之不得其時猶澤之无水凡綱常名教所在爲吾志所欲成者則委致其命以遂吾不可棄之志是以身雖困而道則亨也馮氏當可曰君子之處困也命在天而致之志在我則遂之困而安於困者命之致也困而有不困者志之遂也若小人處之則凡可以求幸免者无不爲也而卒不得免焉則亦徒喪其所守而已矣致命爲坎陷之象遂志爲兌悅之象何氏楷曰致猶委也人不信其命則死生禍福營爲百端居貞之志何以自遂今一委之命則不以命貳志者夫且能以志立命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初以陰闇居于陷穴入于幽谷之象傳單提幽字以不明釋之不明於邪正又不明於利害自取窮困之道也分言之則幽本心昏昧不明暗于事機者也郭京以下幽爲衍字非也

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困于日用至近之物窮困甚矣也九二受困之主故獨深然困難弗避誠意弗沮剛中之德守篤是故有朱紱方來之慶君臣志相和相合足以濟時困也

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據于蒺藜乃所謂非所據而據焉是也其義乃乘剛犯分故也下

二句无安身之地无助我之人家亡身亡相尋而至不祥莫甚焉
程傳曰不祥不善之徵
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五之來於我徐徐而不果且其志在九二下謂九二然四五同體合剛德二亦同德故雖不當位終有與也○按諸家以志爲四拯初之志下指初皆非也蓋初與三偕掩剛之小人何拯援初也
剭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初與上則爻位下民之地位也剭刖之象只是取黎民困窮之義
天下之困窮下民先受之而後冉冉及士大夫諸侯當拯天下之困者在九五之君蓋拯之之術自窮民始故先舉庶民之困窮然急不可得救故志未得得九二之賢而君臣合力可以有拯乃徐有說九二中直之臣也其誠心可感于鬼神況人乎是以萬民免困難窮苦而天下皆受福也受福誠之驗○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愚按此語非聖聖相續之辭而已最可以告庸君可以教不君
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乘剛牽三以爲出於困此其所處所行皆未當也田氏疇曰諸家

皆以吉行也三字爲一句非也蓋動悔有悔吉是句行也是句悔有悔之所以吉者以能行而得之也行也二字乃是解征吉之義

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勞相並去聲

木上有水專以象言與象傳異乎水而土水其象義自別不可混解彼專以德用言先儒曰木上有水木根入地而津潤土行達於木抄有井水自下而土之象古人鑿井蓋取諸此君子觀此以訓民之劬勞而慰勞慈養又勸其相助相恤而使其安居蔡氏清曰勞民者制田里教樹畜使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是也勸相者使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比閭族黨之相親貧窮患難之相恤是也此取井養之義非取井田之制也康熙帝曰大象木上有水須以朱子之說爲長象傳巽乎水而土水則鄭氏桔槔之說不妨並存也勞民者如巽風之布號令勸相者如坎水之相灌輸或曰勞民坎勞卦象勸相巽申命象○按伏羲時之井其制今不可知焉或曰伏羲畫卦之時未有井此言亦不足信蓋愚嘗行經邊鄉村巷見農舍汲井其井无井韓砌甃只掘地得泉也其地土性堅埴故雖不用甃壁桶郭穴輪不崩矣竊以爲羲皇時始所作井應如此與如世本云黃帝穿井伯益作井則後世作井層累磚桶

而爲井輪既井成則爲井幹爲桔槔或爲轆轤等之制祖哉蓋井之象取之未有井之先如觀井養之義以制井田之法則取之有井之後先聖後聖爲蒼生盡其心洋洋乎莫所不及矣

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舍上聲

下謂井底也井底之水汚濁誰食乎舊井无禽謂時人棄而无汲者或曰以人事言則人品汚下无能爲時所棄者是也

井谷射鮒无與也

井水以汲上爲用然上无應與則无引而上者下比初陰則反下注是以不能成井養之功也蓋人雖有才无援助則不能達其志而反混下等之人豈不惜哉

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井渫泉清而不見食此是知而无汲之人也是故他人見而爲之痛心而惜焉惻痛也愴也其心惻而不置且尚謂庶幾王之明王如明則必可用汲之耳此其求王明之辭也雖有泉潔不汲而出則无濟人用雖有賢者不舉用則福无及於民求王之明天下蒼生好賢望政之公心也蓋明者暗之反君暗則天下何受福乎求

井甃无咎脩井也

王明三字聖人无限心願

鬼者、脩治于廢井之謂也。雖舊井既脩成而新矣然水未汲出而及於物故曰无咎不及吉陰爲虛故謂井中所見之空所

寒泉之食中正也。

水之始達曰泉水原也。九五坎中之一陽即天一所生之水也。此爻該盡卦之象義德用井道至此全備矣。天下用汲而食井養无窮者也。張氏次仲曰寒泉之食所重在食字井泉地脉也。山川之氣互爲流通凡近金鐵龍蛇之處其水不可食爲其性偏頗而有毒也。故曰寒泉之食以中正也。水味尚須中正而況其他乎。康熙帝曰詩云泉之竭矣不云自中益不中則源不常裕而不寒也。又云洌彼下泉浸彼苞蓍不正則流不□而不食也。〇九五君也。天下求養之主也。今皆汲而食。是四海被仁澤之時也。蓍君明而无蟊賊內訌者也。

元吉在上大成也。

以水上出於井口而及物爲成功既已得寒泉食至此井口不掩汲而无禁養道之終功故曰元吉在上大成也。元吉即大成之驗。在上二字與初下也相應邵氏寶曰。潔者脩已之事小成也。收者及物之極大成也。

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治平聲。歷曆通用。

張氏次仲曰古者考天象驗人時皆以火爲證三月火出於辰五月火中於午七月火流於申十月火伏於亥是也乾隆帝曰天時之推遷變革无不以火爲候火出於震藏於兌澤中有火澤上行火下伏則寒當革暑陰當革陽時序變遷爲革之象愚謂繼離以兌自夏至秋之象陰陽大分之候五穀百品成熟之時變易移轉之至著者也君子以順天道而治人事此其所以治曆明時也朱子曰治曆明時非謂曆當改革蓋四時變革中便有箇治曆明時底道理○吳氏澄曰此變革之至大者歷謂日月五緯之躔次時謂春夏秋冬之代序推日月而後可定四時故治曆所以明時也

朱子曰由遲速以定推遷由積分以考盈縮有晦朔弦望之序有分至啓閉之期五日爲候三候爲氣六氣爲時四時爲歲氣朔不差寒暑不忒在上者得以敬天而勤民在下者得以因時而趨事朱氏康流曰孔曰澤在火上而曰澤中有火卽水火相息之義也治曆明時者亦明其消長之變而已一歲有一歲之消長歲差有多寡而歲爲之進退矣一月有一月之消長月離有遲疾而朔爲之損益矣一日有一日之消長日躔有盈縮而晷刻爲之饒之矣此則曆法之通於易道者後世乃以日法閏餘强合象數何其固哉○按火无所不在金石水中皆出火山谷閒有温湯江海夜動

有火或海底有燒則其聲如雷酒油蒸熱則自生火又有陰火不能焚物也○洪氏景盧曰大衍之用四十有九一行以之起曆而革卦之序在易正當四十九故後世以大衍名曆

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凡天下之事知常而不知變知變而不知常是疎時勢者有以爲則必招禍初九雖當革之時无位无應未可先人自用故戒之曰不可以有爲也不如從六二中順而固守其分矣益天時地利不如人味意相似○鄭氏汝諧曰於革之初言之欲其謹於始也

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俞氏琰曰未當革而遽往適以滋弊耳何嘉之有必往於巳日當革之時則其行有嘉美之功行釋征字嘉釋吉无咎張氏次仲曰六二時可矣才足矣位得矣猶且從容愼重擬議于巳日之久然後從而革之則行有嘉慶无紛更之失甚矣革之難也

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徐氏幾曰初未可革二乃革之三則變革之事成矣凡事詳審至再至三則止矣又何往焉益又何之矣只是決定之辭猶言更何往

改命之吉信志也

九四改命之吉何也蓋可革之事於九三既當矣已定矣人信之而不背至於九四則上下有孚然後改爲故吉而天下必信其志也或曰信志非獨信其事直信其志信事者孚在事後信志者孚在事先

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革道大成君德盛明天下觀之如虎之美文炳明著也乾隆帝曰其文炳與其文蔚差別蔚止於盛光華發外炳極其明昭明有融也愚曰禮樂昭明人文宣朗世道美觀之象

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蔚於胃反

蔚文理細密貌乾隆帝曰小人革面非謂其不革心也順以從君亦由中心以達之面目者曰文曰面皆自其著見者言之耳愚謂五與上共革道之終俱謂其成功曰虎曰豹猶與觀五上曰我曰其意相似

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木上有火火燃登於下而成烹飪之象此主鼎之用言也王氏申子曰鼎形端而正體鎮而重君子取端正之象以正其所居之位使之愈久而愈固胡氏炳文曰鼎之器正然後可凝其所受之實君之位正然

後可凝其所受之命愚謂水結成冰曰凝取堅固而不散命天命也○或曰伏羲時未有鼎蔡氏曰鼎伏羲所制教民熟食者故稱包犧氏當時若无鼎則所謂以漁者將何由熟而可食耶卓氏曰鼎有不同鼎俎之鼎用以烹飪小鼎也九鼎之鼎用爲鎮寶大鼎也象爻俱是烹鼎夫子以夏有九鼎乃于大象取正位凝命之義蓋四聖所取卦義時有不同有相衍者有相發者總合本卦之義咸正罔缺而已愚按史曰黄帝鑄鼎於荆山蓋此等日用烹飪之鼎而禹之所鑄者帝王所傳之寶鼎耳

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凡物之顛覆皆悖逆之道也然鼎初未有實故顛倒而出汚否使之潔白是以未爲悖也然後受新納美是舍賤從貴也其義人事亦須如斯易例陽爲貴陰爲賤初應四之義也康熙帝曰傳於得妾之辭不釋但以從貴之意包之聖言之簡而盡如此

鼎有實愼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張氏次仲曰愼所之是珍重愛護之語鼎有實則可享上帝薦聖賢而可不愼乎惟愼則雖有疾而終无尤矣語氣一串傳曰鼎有實乃人之有才業也當愼所趨向不愼所往則亦陷於非義康熙帝曰尤者已之過尤也人之怨尤也能愼其所行則雖我仇有疾

害之心无過尤之可指而怨尤之念亦消矣

鼎耳革失其義也

鼎耳革則鉉不可施鉉不施乃鼎不可舉移上九鉉象三與上无應故曰失其義康熙帝曰象傳凡言義者謂卦義也此失其義非謂已之所行失義蓋謂爻象无相應之義爾

覆公餗信如何也

覆公餗失公事誤國政之謂大臣不勝其職任不知其量災眚並至天下誰信乎張氏雨若曰信如何此聖人善感動人處四只任用匪人而周公以法論孔子以理論四之罪眞无逃矣蓋三曰失其義四曰信如何下之事上以信義爲本

鼎黃耳以爲實也

鼎實二三四是也六五陰虛无實然耳受鉉而後舉鼎可以施其實鼎之全體大用在耳又五主卦之主故曰中以爲實謂鼎中之實皆是黃耳中之爲實也蓋與爻在中又美在其中一樣諸家以應二之實爲實者未矣

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上以剛居柔剛柔有節大凡物之宜曰節上鼎之終鹽梅調和烹飪之功成享帝養賢之時也故爻曰大吉蓋剛柔有節卽水火調

成之義意溢言外諸家專比玉德繹之似鳥飛矢空

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洊音薦

洊重仍也雷聲續至上下俱震君子體震之象以畏天之冥冥嚴威益恐懼益脩省无時而一毫懈慢之氣是君子洊雷也非因遇雷震而恐懼也胡氏炳文曰恐懼作於心脩省見於事脩克治之功省審察之力孫氏名覿淮海曰恐懼非惶惑也脩省非矜持也自此心之不放曰恐懼自此心之不違曰脩省陸氏銓曰恐懼者脩省之因脩省者恐懼之實變至而恐懼衆人之所同恐懼而脩省君子之所獨釋智旭曰君子不憂不懼豈俟雷洊震而後恐懼脩省哉恐懼脩省正指平日不睹不聞慎獨功夫平日功夫能使善長惡消獨如洊雷能使陽舒陰散也惟其恐懼脩省慣于平日故雖遇洊雷亦復不憂不懼矣問曰孔子迅雷風烈必變復云何通答曰此是與天地合德變則同寢亦非憂懼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范氏仲淹曰君子之懼於心也思慮必慎其始則百志弗違於道懼於身也進退不履於危則百行弗罹於禍故初九震來而致福慎於始也會通曰解與彖傳同但彼以君道言此以君子言

震來厲乘剛也

二乘初之震厲此犯其分然居中履正是以終安

震蘇蘇位不當也

三以不中不正處重震之間故驚恐之甚出沒死活之際如此者成得何事那此聖人使人醒心存神之意切矣

震遂泥未光也

張氏次仲曰初動之初也四動之繼也當震之初精神照耀如太阿出匣今九四震泥故曰未光蓋人心精神全在第一念左氏云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康熙帝曰四有剛德非失德者此言未光蓋志氣未能自遂行拂亂其所爲耳與噬嗑九四之未光同皆謂所處者未能遂其所志非兌上未光之比

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張子曰无喪有事猶云不失其所有也以其乘剛故危以其在中故无喪禍至與不至皆懼則无喪有事其指五

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兩索震來而求婚媾故中心未得安也以柔處震之極故有此象雖凶无咎者因于其鄰而先自恐懼脩省早戒備故也凡人常知畏而自戒防乃免禍全身所謂懼以終始是也然貧困不與

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兼爲字从手从禾取手持二禾故有并之義大篆義少異　乾隆帝曰一山之外又有一山其勢相連有兼并之義謂之兼山山形高卑大小不齊而皆安止於其所故爲艮君子以人心之思有萬變而以位爲止之所位者人所立也未發之中至靜无感固爲思之位傳曰位者所處之分也張氏次仲曰位字不必深看人生定位不過五倫爲臣思忠爲子思孝本分內自有許多曲折煩難細微奧妙之處若不是視无形聽无聲窮思極想如何得盡性至命若有一念不守本分不踏實地便是妄想便是出位康熙帝曰思不出位諸家皆作思欲不出其位思字不甚重今觀咸卦云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而夫子以何思何慮明之則此思字蓋不可畧雜擾之思動於欲者也通微之思淵於理者也大學云安而后能慮蓋思不出位之謂也俞氏云思象坎之心出象震之出上山止上下山止下各止其所不出其位象○張氏曰左傳子太叔問政于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此可爲思不出位注脚

艮其趾未失正也

初雖居不正然止于動之先而不動是能謹事之初者故弗至於失其正也正者道之體

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六二中正宜拯九三剝賁之失者不能拯而反隨之非己之本心
柔質力不足也是以其心不快故雖隨而未退而聽乎三俞氏琰
曰未退聽即解其心不快四字或以未退聽爲三止乎上而未肯
下從乎二則非也按俞說可從熟味傳義及諸家所言理雖似深
然退與下意自異義自別
艮其限危熏心也熏諸家作薰非是
艮限則上下不通此即拂乎人情戾乎世用其義一般强制以不
與物交爲止之弊一至于此喪心之體用故危熏心也俞氏琰曰

危釋厲字其賁列則有危亾之憂今不言列其賁而徑言危熏心
蓋省文也
艮其身止諸躬也
張氏次仲曰躬即身也然亦有辨說文躬從呂即脊膂也伸而能
屈者也王應麟曰傴背爲躬見背而不見面論語曰躬行武侯曰
鞠躬盡瘁躬之爲言匍匐力行儼如負重无分毫傲惰之氣眞篤
行君子也故以躬字代身字不則此句爲剩語矣康熙帝曰止諸
躬便是艮其身但易其字爲諸字爾益易其字爲諸字便見得是
止之於躬與夫正本清源自然而止者畧異矣愚謂視聽言動皆

身之所行而所以含行之於躬者心也四心位故曰止諸躬而不
曰止諸心猶咸四曰心之發用而不言心
艮其輔以中正也本義正字羨文叶韻可見俞氏曰據大壯九二之例作以中爲是
余氏本曰言不妄發發必當理唯有中德者能之
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乾隆帝曰厚釋敦義艮成終上又卦終故曰以厚終康熙帝曰艮
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故於上言厚終凡人之心惟患其養
之不厚不患其發之不光水蓄則彌盛火宿則彌壯厚其終則萬
事皆由此始○愚謂厚終二字信實之至矣成功之極矣蓋人常
志在于此盡爲人之道與
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本義疑賢字衍或善下有脫字釋文王肅本作善風俗
康熙帝曰地中生木始生之木也山上有木高大之木也凡木始
生枝條驟長且異而夕不同及既高大則自拱把而合抱自掖手
而干霄必須踰年積歲此升與漸之義所以異也居德善俗皆須
以漸又居賢德然後可以善俗亦漸之意也乾隆帝曰山有木非
所植則聽於天而无所用其力木因山而高則浸以長而不驟至
於高所以爲漸君子體此以賢德爲居而因以善其風俗居如寬

以居之之居人之居賢德亹亹而不已循循而有序則其德日進而不自知善俗亦然漸涵浸漬而无欲速之心則風移俗易而不覺如木之在山不見其長有時而高也馮氏當可曰居積也德以漸而積俗以漸而善內卦艮止居德者止諸內也外卦巽入善俗者入於外也體艮以居德體巽以善俗范氏忠宣曰道遠者理當馴致事大者勢難速成人才不可以急求積弊不可以頓革

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小子初象居漸之初而无應援故不躐等而遽進此存危厲之心喪謹如此則何得咎蓋守其分者不自取禍義字見由道之意

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素飽猶詩言素餐素空也德不稱其祿位是謂尸位素餐今二以中正應五而獲天祿非尸位素餐者比故飲食衎衎此輔君以正邦之人所以安而樂也康熙帝曰六爻以鴻取進象自水涯以至自遠而近自下而高也干爲最遠是士之將進而不苟進者故在詩曰置之河之干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二雖近爲時用漸于磐矣而不忘不素餐之義所謂達不變塞者也

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進行以漸者卦之正義也九三過剛不中不守卦象之正旨銳進而不顧夫征不復之象夫者陽爻象本是剛愎愠悖違衆獨征故曰離羣醜醜類也蓋以漸而歸者嫁取之道也過剛不中不待禮偶而急于配合故雖婦孕不能生育失其相與之道也蓋爻曰利禦寇專是戒占者之辭過剛而无和氣者必易致敗故聖人教之以順和順則可以受親愛可以保其身所謂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如是者何强暴之咎之有蓋種種利心種種邪欲皆是寇也利禦者順正守道是也○張次仲曰夫既離羣醜而不復則四乃孤居之婦也乃曰順相保與誰相保而禦寇乎經有不能强解者此類是也愚按此爻諸家多以禦寇相保二句爲艮巽之主爻以比爲夫妻之象非无理然此卦不論陰爻陽爻皆爲婦之象說見經九五下

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先儒曰四性順體巽能順九五而巽以處之所以進而得安也愚謂於三姑指四爲婦亦可於四惟取自爻象必不解夫妻仳離也

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君明臣正則雖有巧姦終莫之勝必不失其吉明主願得賢而極

治天下賢良願合明君而大安萬邦今君臣各以中正相應是得
其所願也益九五以夫婦言三歲不孕其凶可知夫子措而不釋
特舉終莫之勝一句者純尚君臣以道相合之義也
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漸諸爻皆以鴻爲象初六自干而起于磐于陸于木于陵至上便
漸窮飛亦極故取羽用爲儀爲象以女言則无歸者統以人事言
高士達人超然世塵不關物累心志高潔一切功名富貴不可得
而亂者也儀法也其德可以爲人之師則胡氏炳文曰二居有用
之位有益於人之國家而非素飽者上在无用之地亦足爲人之
儀表而非无用者二志不在溫飽上志卓然不可亂士大夫之出
處於此當有取焉

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乾隆帝曰雷藏於澤无聲之雷澤上有雷澤氣上蒸雷因以動以
陰感陽有女說男動之象故爲歸妹以時言之兌正秋也正秋之
雷非生物之雷猶少女長男爲不正之合也夫始合不正其終必
敝君子知之於始初時謹始慮終不使從欲而動不使柔得乘剛
常以震之脩省防兌之毀折所以能永善其終而无敝也何楷曰
士進不正敝必謏交友不正敝必損君子惟謹其敝而已互離明

有知敝之象康熙帝曰澤上有雷不當以澤從雷取象當以澤感雷取象蓋取於陰氣先動爲歸妹之義

歸妹以嫫以恆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嫫從嫡而歸者初爲少少女在下嫫媵之象康熙帝曰言以恆者女而自歸非常惟嫫則從嫡而歸乃其常也或曰嫫无專成內政只輔助正嫡能相承而征安其分則吉如跛者能履

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安貞而不變自守者是坤德而卽女德之常二能以幽貞自守未變其常婦道之善不以說動者也

歸妹以須未當也

六三不正不中且无應助然雖視男而說无取已者故欲爲須女以賴人而行其所求所慮所居所行皆未當禮義陋陋甚矣

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陸氏曰一本待作時

九四愆期者非不欲嫁待嘉偶之良會而後期也可見賢女之志出乎群衆俞氏琰曰爻辭言愆期而爻傳直述其志以見愆期在我而不苟從人蓋有待而行非爲人所棄也行謂出嫁詩泉水云女子有行是也○按志字要約凡於人也察其所志則可以知其人之善不善女子貞正守操士人抱道履義假令不幸終身不得

時亦无咎于人于天已矣
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良下也
字衍
以柔居中柔中女德之至善者位與德俱貴而最所貴在中不在
美服今以貴行不奢不陵中德適禮非以紈綺爲容飾者比也蓋
明君以謙德尊賢以位不傲賢故天下无怨民
上六无實承虛筐
上六卦之終也示歸妹既終已无歸妹之義有筐无實乃是虛筐
奉承虛筐何益矣蓋无實德者世誰其用之蘇氏軾曰象歸妹征
凶无攸利上六處其終故受其凶之全也董氏曰卦爲歸妹設故
獨言女而不及士
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乾隆帝曰陰陽相薄爲雷其光爲電然月令二月雷乃發聲後五
日始電則雷電亦有不皆至者故電久而雷不甚震惟其皆至
則威斂盛大爲豐之象君子以折獄致刑折者折衷其至當之理
致者自此而致之於彼君子於始而問獄之時法電之明以折其
獄是非曲直必得其情終而定獄之時法雷之威以致其刑輕重
大小必當其罪蓋其明威並行亦如雷電聲光之皆至也噬嗑明

在上故先王制爲刑法以示威於下豐明在下故君子洞悉好偽
以運威於上
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彖曰宜日中者戒不可過盈滿之辭也夫豐者盛滿之時故於初
戒之旬者十日也十者數之極也過旬則過日中故爲有災康熙
帝曰過旬災卽日中則畏月盈則食之意也經意謂同德相濟雖
當盈滿之時可以无咎況初居豐之始未及日中乎傳意則謂正
宜及今而圖之耳稍過於中便將有災矣其義相備也愚謂凡其
勢力均者互忌相下人情之常也一求勝之則心既不靈然兩能
兩阨不發災眚者鮮矣可謂通患言本義爻辭外意是也
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二與五共陰柔相應然二居文明中正而固誠者故以己之信發
五之志五亦虛中我發彼受信通志合始疑疾之心化焉然後諫
可入道可行程氏汝繼曰發發生發動也時至則物雖枯槁亦自
發生誠至則君雖昏愚亦自發動此聖人下字之妙
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豐彌熾暗彌甚九三以剛質居明體可以當大事其才可堪用者
然以明之窮應動之終既无明動相資之義故失便利是以終不

可用也乾隆帝曰見沫爲極暗之時故不可與慮大事終不可用
如書之用靜而不用作也
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
讀行也郭氏京曰行字上脫志字睽初四其例可見
四與初明動相資同主同心者然今處五陰之下而所蔽其所居
是不當處干此而坐之故見斗也若去初之明而行干他則益迷
幽闇不明之地故下求而行於初則爲吉蓋豐蔀見斗傳不釋於
六二而獨釋於九四者象同而其所由之義異也
六五之吉有慶也

六五二字謂剛柔得中處尊位虛中之君能容能下來六二發若
之賢君臣合德保天下之豐兆民得慶福也蓋慶謂實惠譽美聲
也有實而後賞歎之辭言慶則譽在其中故傳不釋
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豐其屋卽矜亢自恣之象其意氣揚揚旁若无人如翔于天際也
是以闇處闇不知豐旣窮晟上與五爲天故曰天際闚其戶闃其
无人者豈眞无人哉亢心高拱而自藏避故也此已絶人非人之
絶已也誰有敢結親者邪自字有味石氏介曰始顯大終自藏皆
聖人戒其過盛子雲曰炎炎者滅隆隆者絶觀雷觀火爲盈爲實

天牧其聲地藏其熟高名之家鬼瞰其室正合此義張子曰豐屋蔀家自蔽之甚窮大而失居者也愚謂無德而踐高位者必恣氣滿而爲暴且虐道端而務文筆者必亢氣溢而發憿且狂其意一也視此又可愼

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

述義曰山非宿火之地火在山上逐草而行延緣而過有去其所止而不處之象故爲旅又艮爲門火在門外有出門前往之象亦旅象也愚謂君子治獄之道以明愼爲切要先明以察其情僞決斷精詳是非分明而後愼用刑故不舛刑之輕重不繆事之曲直不使淹留其在犴獄也可謂直道政事蓋旅亭匪常居牢獄亦匪常居人之在囹圄猶留滯旅舍是故聖人於旅卦開示此義也可知聖人之政悉是易也矣項氏安世曰明如火愼如山不留如火之過山或曰山如亭舍火如過客○唐氏鶴徵曰舜戒皐陶曰惟明克允故易凡言刑獄之事未有不取諸離者動而明明罰勅法之象也明以動折獄致刑之象也明以止无敢折獄之象也止而明明愼用刑之象也

旅瑣瑣志窮災也

初六之災非位卑下之故其志量褊狹以瑣細鄙吝故也故曰自

取所招在我耳窮不是困窮吳澄以爲局促猥陋之義者是也谷
氏家杰曰又賤其行傳鄙其志
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卽次懷資得童僕忠貞旅間之用備矣何咎悔之有羇旅者特貴
卑順和平六二柔順中正故得其室蓋所賴而託其親最在童僕
故特擧此句而釋爾
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三與二相反對看三近離火故焚遠初故喪焚次則无所安身可
以傷矣亦字含喪童僕之意王氏宗傳曰旣已有焚其次之傷矣
而又喪其童僕焉此暴厲之過也夫旅親寡之時也朝夕之所與
者童僕而已爾豈可以旅視之也九三以旅視乎下則彼童僕也
亦必以旅視乎上矣其能久留乎故曰其義喪也黃氏淳耀曰下
卽童僕以旅與下者謂視童僕如旅人也
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旅于處謂出於羇亭而休息於途中也暫雖安身而非久留之處
故曰未得位位指常居之地言蓋有資有斧只是不過防憂患是
以其心未快也
終以譽命上逮也

旅五不取君義然亦不可以指爲其誰惟是順中文明之人射獲
文明之物其令聞及乎上也上不指上九達君居高位之意
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易音亦闇去聲
在旅之道貴柔順和平然上九以剛且不中極高自處故焚矣於
義當然牛順物也喪之于場則无和順之心剛情忤物驕氣害身
此反六五之德者也故至終莫之聞蓋五終有譽名上終莫令聞
焚安宅則无所歸宿宜哉凶是皆自亢心驕態所以招禍也〇易
字舊解去聲爲忽略之義聞爲平聲
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巽象爲風其性爲入其體爲順風之所觸過无物而不順從是故
爲號令之象以巽繼巽故曰隨風風前後相從而至則无所不入
无所不順君子體重巽之象以重申其命令告戒丁寧然後行事
則无所不化此上厚謹而施故下感信而深從君子之德風也〇
項氏安世曰凡卦之有巽者多言文教風俗之事如小畜蠱觀姤
漸鼎之大象傳是也
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治去聲
趙氏汝楳曰治與疑對志疑而不決故進退靡定志治而不亂故
決於行黃氏淳耀曰兩可不決之謂疑一定不亂之謂治張氏次

仲曰陰性多疑疑者事之賊也志者事之樞也疑則不治治則不疑此一卦六爻之繩準也特于初爻發之

紛若之吉得中也

雖謙遜過分則非禮況過巽是諂屈蓋九二以紛若之誠意能行巽順之道以有剛中之德也故得吉而免咎

頻巽之吝志窮也

以九居三過剛不中其志本驕溢輕人者豈能巽順哉竟窮困而後不得已而頻巽其卑劣心可醜比之志疑者其下最遠矣

田獲三品有功也

初與四共巽主而初以不中正居最下過卑巽四以正處上之下承剛中正之君以在相位是能行巽之中道故獲善物多矣其多者即有功之驗也孔氏曰田獵有獲以喻行命有功也

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重巽之主位乎正中申命出令宜哉吉張氏次仲曰以一吉字包舉爻詞以正中包舉辭中之義○巽五乃蠱五之變蠱者事之壞故以造事言之巽者事之權也故以更事言之

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讀凶也

上窮與志窮之窮不同上窮謂巽之既終今以不中不正處之无

可謀爲之術其質外强内弱喪決斷之方故阿諛臯巽以在牀下小人窮迫而乞憐之態如斯豈是正心乎凶矣張氏次仲曰疑其詞曰正乎斷其理曰凶也是文章簸弄處資謂謀斧謂斷張註可从然本義言必凶是亦至當梁氏云正如春秋戰不正勝之正乃固必之意也

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述義曰兩澤相附麗有交相滋益之象君子以同方之朋合志之友相與講其所未明習其所未熟則彼此皆有滋益也夫兌爲口舌君子所慎惟講習爲至說而无傷羣居相說莫如朋友惟講習有直諒多聞之益而无便辟善柔之損樂而不流亦澤象也兩口相並有講象兩澤相從有習象俞氏曰獨學无友則孤陋而寡聞故論語以學之不講爲憂以學而時習爲說以有朋自遠方來爲樂

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乾隆帝曰陽明无疑陰暗有疑卦之六爻惟初不比於陰柔故行未疑愚謂上下俱兌過和說之卦也故初雖重剛而不爲過而爲以剛正居兌之初而得和說之吉者此可知卦爻照應之象法

孚兌之吉信志也

九二誠心在於中形於外固孚信者也是故說之不以道不說也亦足以取信于天下矣豈至說小人而所移乎六三近雖比不能入纖毫邪媚于其間矣所以吉也或曰行未疑者已能自信信志則人信之矣張氏次仲曰初曰行二曰志以善行相幣者其信在事以眞心相孚者其信在志不立異不求同信心而行人亦信之進於初之未疑矣

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陰柔不正不中以爲兌之主口給辨佞欲使人說來於已其巧術狼陋无所不至美鴆甘醪之情可惡可懼遠善親惡世情之常

九四之喜有慶也

九四特稱位者以掌握國政也九四介於邪正之間卓然弗惑絶三而卽五是其知明擇正得所說之善故有喜蓋大臣者國人之所瞻仰而治亂繫焉故其有喜豈止一身之幸哉社稷蒼生之福慶也耳蓋人之在世常立於天人理欲之際所向錯左右則卽賢愚異處清濁殊名不可不謹

孚于剝位正當也

以中正之德當尊位足以知人豈可取信於剝者乎然倨勢矜才乃不覺至昏昏於所其恃故聖人提警之俾之免蠹國之害

上六引兌未光也。
以柔居陰說之主。說之極。於是以美言甘語引而致于己。其手段奸腸隱隱。邪慝不可言。楊氏啓新曰。來兌引兌。皆小人也。在君子則當來而勿受。引而勿去也。君子以道德相引。其道爲光明。引而爲說。則心術曖昧。行事邪僻。甚矣。豈得爲光乎。

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俞氏琰曰。風者。无形行于水上。水動成文。乃見爲風。鬼神亦无形。設壇於郊。立廟於宮。乃見鬼神。此聖人作用之妙。又曰。古者立廟必於國之東南。祭享必以血。故易中凡言廟與祭享。皆取巽坎巽

居東南坎爲血也。帝出乎震。互震故言帝。錢氏一本曰。上帝生物散而爲萬。久則愈散。不測其源之出於天矣。祖宗生子孫亦散而爲萬。久則愈散。不知其源之出於祖宗矣。非聖人孰能推其水木本原聯屬之哉。或曰。知天則无敢犯上之行。知祖則无敢忘恩之心。聖人以神道設教之大端也。萬世矯誣之事亦自此起矣。又象言假廟。此言立廟。假方是聚渙之時。立知報本謝恩之始。

初六之吉順也。
陰資陽爲順。陽資陰爲逆。易例也。初无應比二。以柔順剛。以下從上。故吉。郭氏雍曰。初六難之始也。方難之始而拯之。无不濟矣。天

下之事辦之於早則順而易舉故傳曰初六之吉順也

渙奔其机得願也机音几作杌非也

二在險中而鬱結者出險散鬱固其所願也今值渙散而就安是得所願也

渙其躬志在外也

三其躬在水上獨應巽風渙散憂結者上九之力也故志在外然又外指天下言蓋自三後皆因渙以濟渙不私于一身故謂之志在外

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六四巽之主爻奉君命渙之天下萬民之憂患一時消散故其吉亦大也然本是九五之仁德光大而於成功則六四能施行故也

光大艮象來氏知德曰凡樹私黨者皆心之暗昧狹小者也惟无一豪之私則光明正大自能渙其羣矣故曰光大也

王居无咎正位也

王居即謂尊位正位謂以陽剛中正踐此位也渙既光大故无咎

渙其血遠害也遠去聲

項氏安世曰散其汗以去滯鬱散其血以遠傷害乾隆帝曰上居渙終去坎甚遠而无傷害也○丘氏富國曰三上兩爻陰陽相應

然三曰志在外上曰遠害三欲應上上不欲應三何也三處險內而應在外則相援而出險上處險外而應在內則係累而不能去又易中以陰應陽則柔得剛援而多吉以陽應陰則剛爲柔累而多凶也俞氏琰曰爲小人謀則欲其親君子而從善爲君子謀則欲其棄小人而遠害也害繹血字

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兌澤上有坎水陂塘中之水也留之以爲潤利不令其多不令其寡適當其中是爲節孔氏穎達曰數度謂尊卑禮命之多少德行謂人才堪任之優劣君子象節以制其禮數等差皆使有度議人之德行任用皆使得宜康熙帝曰議德行諸儒皆謂一身之德行獨孔氏謂在人之德行於議字尤切且得愛爵祿愼名器之意或曰法度以數辨故謂數度數不出度之外數謂多寡之法度法度之多寡皆有常數也制爲品節使貴賤上下无踰其分矣德存於心行見於事商度以求中節則无有過不及之差乾隆帝曰制數度如三千三百之類所以節其外也議德行如直溫寬栗之類所以節其外也繹智旭曰若冕旒若宗廟若樂舞若階陛若著龜若爵祿等皆有其數以爲度制使各得其節則无過與不及而不奢不儉若見君若事親若接賓若居喪等皆根乎德以成行議使各當其節則无過與不及而可繼可傳如澤節水稱其

大小淺深要使不潰不涸而已蘇氏軾曰數度者正事也德行者其教化也皆所以爲民物之節也

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初九止而不出无所用于世者何故无咎蓋坎者流水也塞下流則兌也流止水潴而爲澤又習坎者江湖河海之象塞下一爻則亦流止水潴而爲節之爲節者初爻是也然則初時當塞而塞之如時當通則亦必知通矣是能知時之通與塞者也豈止无咎而已哉然未交乎世則未見其功故只是无咎耳傳曰夫子恐人之泥於言而一意謹守故云知通塞通則行塞則止義當出則出矣唐氏鶴徵曰不出不專指出處凡動靜語嘿皆是也繫辭傳偶舉一節言耳

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以人事言則知時中而以不失其機會者爲君子也如初之不出應時中節如二則以剛中之才居有爲之位正當出之時而不出甚矣其失時也極矣極窮也謂時既窮期已失蓋天下之物失時而弗凶者未之有也

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節之諸爻皆宜節者倘不能節則必致痛嗟之凶自作之殃指誰

可咎哉。无所歸咎耳。行中節則何咎之有。又誰咎。提省不節者之辭。非貶辭也。先儒誤解故疑爻辭无咎二字衍文。

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上謂五。康熙帝曰。節曰亨。爲九五中正以通也。而亨於四言之者。五者水之源也。四者水之流也。水之通。在流。承上之源而布之者也。愚謂順正大臣。承賢君中正之道而施諸下。不傷不害天下之亨蒼生之福。

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曰節曰中皆无過无不及之名也。五得中道而居尊位。德位相稱。所以吉而往所尚也。不節之嗟。苦節之凶。皆失中故也。

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道謂道塗之道。指所行之地而言。非道德之道。上六居卦之終。則无攸往。又處節之窮。將變之候。蓋凡物極則變。節變乃爲不節。節奚可變乎。故固守而苦苦是過中道。故執以爲節則凶。司馬氏光曰。其道窮也者。謂其道不可通行於世也。

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述義曰。風之性善入。水虛而能順承。波濤洶湧。惟其所感有相信從之義。然惟澤中之水。方能信從乎風。若溪湍之水。其性急流就

下風无如何也。故澤上有風爲中孚之象。夫風行无象而能鼓川澤之幽潛。君子精誠无象而能周民情之幽苦。於獄之未成則議之務求其入中之出。獄既成則寬緩之且求其死中之生。蓋其至誠惻怛好生不殺之心。首用之議獄緩死。此所以深入乎民心而與天下相孚也。卦互震艮。動止兩疑。故有議與緩。若夫元惡大奸則有豐之折獄致刑在不在是。典獄與死。兌秋殺象。議兌口象。緩巽不果象。按此取諸家之佳說而成章。故獨舉之。康熙帝曰。風之入物也。不獨平地草木爲之披拂。巖谷竅穴爲之吹吁。即積水重陰之下亦因之而凍解氷釋焉。此所以爲至誠无所不入之象也。民之有獄。猶地之有重陰也。王者體察天下之情隱至於議獄緩死。然後其至誠无所不入矣。徐氏幾曰。大象言刑獄五卦。噬嗑豐以其有離之明震之威也。賁次噬嗑。旅次豐。離明不易。震皆反爲艮矣。蓋明貴无時不然。威則有時當止。至於中孚則全體似離。互有震艮。而又兌以議之。巽以緩之。聖人即象垂教。其忠厚惻怛之意。見於謹刑如此。

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康熙帝曰。志未變言其實心不失也。志變則有他矣。乾隆帝曰。中孚之初純一不雜。故曰志未變。〇虞字諸家紛紛。今不取。

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程氏汝繼曰鶴之鳴由中而發子之和亦根心而應故曰中心願
願出於中乃孚之至也朱氏震曰荀子所謂同焉者合類焉者應
也
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居位不當本是陰柔不中正既失其德心已无素定故或鼓或罷
動靜靡常所作不定凡如此者惡得所處而安乎蓋好德信也好
色亦信也雖信有正與不正平居誠意正心而信是眞中孚也於
此卦中有此一等猶无妄之病象中垂教徹右徹左妙皆如斯
馬匹亡絕類上上聲
以六四比九五取義者必不取應爻嫌對君而有二心也今四能
絕去初之私類而上以從於五得中孚之道也絕釋亡字類釋匹
字康熙帝曰三與四皆卦所謂中虛者也其居內以成中虛之象
同其得應而有匹敵者亦同然三心繫於敵而四志絕乎匹者三
不正而四正也又六四承九五者多吉六三應上九者多凶易例
如此胡氏炳文曰坤以喪朋爲有慶中孚之四以絕類爲无咎
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天子當以孚誠貫天下黎民之心九五有德有位能俾民信之乃
宜无咎唐氏鶴徵曰五止曰无咎反不若初之吉者五猶待位而

行初則最初一念也
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項氏安世曰上九巽極而躁不正不中內不足而求孚於外聲聞過情其涸也可立而待愈久愈凶何可長也愚謂雞鳴其聲聞于高遠而身不能從蓋于茲有人其心欲就賢爲善口亦言之然不能躬行是其所息雖非不由中而發常甘安逸所牽俗習終不能遂其志翰音登天之類可推
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行去聲

經以陰之過名小過傳以山上之雷爲義雷震于山上嶺響谷應震聲過於奮地之雷故曰過然比之于大壯之盛壯爲小故曰小過凡過則失中然小過而可者惟此三事耳俞氏琰曰君子不隨狗乎俗亦若小有過焉脩身謹行行惟恐不恭過乎恭何害喪致乎哀而止喪惟恐不哀過乎哀何害禮與其奢也寧儉用惟恐不儉過乎儉何害孔氏穎達曰小人過差失在慢易奢侈故君子矯之以過趙氏彥肅曰恭哀儉多不及過之而後中○舊解云山上有雷其聲遠而微故曰小過如此則小已矣何以爲過乎

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時未可飛而飛。是自作孽。凶必矣。雖欲救之。亦无如之何已矣。不可如何也。是聖人憂之之辭。非棄之之辭。

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胡氏炳文曰。小者有時而可過。臣之於君。不可過也。張氏曰。聖人止提臣不可過一句。立綱常之準。凡父子兄弟朋友。亦可類推矣。

蔡氏曰。不及其君。又辭本自又言其能然。傳則復以理言其當然也。或曰。春秋尊王之義。不外于此矣。

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三。鳥身也。上翼也。若從翼而飛。乃離罹其凶。可奈何乎。言不可以

免也。又全卦陰多陽少。小人衆。君子寡。從彼衆則害我。豈從我我者乎。蓋防之則不從。知不從則防。故傳不釋防。

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以剛居柔。以柔居剛。皆爲位不當。易例也。然小過者陰之過也。故以九居四。位不當者。剛柔得中而不過。過其宜也。全卦之義。宜下而不宜上。故往厲必戒。往亦不可以久處。故曰終不可長也。康熙帝曰。位不當。即所謂剛失位而不中者。惟剛失位而不中。故戒以當過遇之。不然則有危矣。豈可長執此而不知變也。

密雲不雨。已上也。音訓陸氏曰。已上。並如字。〇本義。已上太高也。

以陰闇居君位已上而不下交是君民不和猶密雲不雨蓋至如
闇君極威恃勢不知仁道恩澤不下下情不達則不可言小過矣
龔氏煥曰密雲不雨小畜謂其尚往者陰不足以畜陽而陽尚往
也小過謂其已上者陰過乎陽而陰已上也一爲陽之過一爲陰
之過皆陰陽不和之象所以不能爲雨也康熙帝曰雨卦密雲不
雨龔氏謂皆陰陽不和之象是已然小畜所謂尚往者亦是陰氣
上行與此爻已上同非雨義也但小畜卦義喻在下者則尚往者
當積厚而自雨此爻之義喻在上者則已上者當下交而乃雨意
義不同爾

弗遇過之已亢也

俞氏琰曰六五曰已上謂其已過也上六又過甚故曰已亢趙氏
汝楳曰已上未爲極已亢則極矣○解義曰小人在上乘時負勢
釀禍作災不獨凶在一身亦且毒流天下如水旱凶荒山崩地震
之類種種天變年年百見孰由人起矣是謂災眚

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水火互資以相爲用故曰既濟夫一成一敗極窮則變雖天數之
自然而如人道則慎思後患豫爲之防可以保長久也蓋世人多
由於所忽而敗聖人教之備切矣王氏申子曰既濟雖非有患之

時患每生於既濟之後君子息此而豫防之則可以保其初吉而
无終亂之憂矣俞氏琰曰中庸云事豫則立不豫則廢事至而旋
爲之計則晚矣說命云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无患天下之患常
生於不備龔氏煥曰水上火下雖相爲用然水決則火滅火炎則
水涸相交之中相害之機伏焉故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能防在乎
豫能在乎思

曳其輪義无咎也

凡物既成則要保其終也初宜止而不輕進又渡川之初曳輪濡
尾亦將行而不敢前皆慎其始防其終之意所以於義爲无咎

七日得以中道也

六二喪茀者人謂之也何爲而棄也蓋娼疾以俾不通者之所爲
也然二能以正德守中道嗒然无意于求之盜者恥而復之急也

三年克之憊也 憊蒲拜反

憊羸困也三年而克之見用兵之難疲困之甚蓋常人百事勞而
无功可知康熙帝曰言憊以見成功之非易如人之疾病而以毒
藥攻去之者其元氣亦耗傷矣苟无休養之方以復元氣則又大
病之根也

終日戒有所疑也

疑非疑惑之疑謂愈虞之切李氏簡曰終日戒謂備患之心无時可忘也

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既濟之時以剛居尊恐過于盈盛是以豐盛反不如薄約蓋時一字易之樞機人能知應時則知天誠者天之道也人能誠則可以接鬼神故以祭言有此實德而後可以受福可以吉大來也蔡氏清曰傳出一時字而爻辭之義自不待多費辭而自明

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愈患豫防則不至于濡沒首之危厲康熙帝曰厲未至於凶特可咎爾知其危而反之則不至於濡首矣凡易言何可長何可久者自屯上至此爻皆惕以改悟而不可迷溺之意愚謂易中言厲皆喚醒趨于凶塗者之辭直不是凶占者蚤曉會速惕慎能慮其所終乃久可保是讀易之要訣

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水火一也由其所居之上下而一爲既濟一爲未濟君子觀此象以慎辨審萬物使之各得至其方所而止於是物物分定貴賤不犯上下不紊其相交也即相濟用未相交亦无相害靜待而應機會是未濟之妙用也既未濟互含象用法活通猶坤貞耿氏南仲

曰慎辯物者使物以羣分慎居方者使方以類聚如此則分定不亂

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雷氏思曰初六知始之欲濟而不知終之不能續故曰亦不知極極者終窮之謂按極字之義雷氏宜從又按濡尾于斯者即既濟之濡首者也故曰亦在彼處此皆一不慮所終而前所以坐危之與也○音學五書曰極去聲與正叶魯音也至今東原之人皆以入聲字作去聲如讀爲豆識爲志是其是也

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以爻位之剛柔言則不正然剛中之德以行故所行之事皆正也

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未濟以時見之則方是可濟之候也然六三柔不中正以居險極才德不足雖有其時不能濟之故爻獨稱未濟又云征凶而提警之傳亦六爻固皆位不當而特屬之於六三言者以在既未交際之地位故爾

貞吉悔亡志行也

俞氏琰曰爻以六三爲未濟則九四其濟矣是以其志行也

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乾隆帝曰日光曰暉言如日光之盛五承乘應皆陽剛君子相助爲明故其暉吉也張氏振淵曰光而言暉昭其盛也貞吉之吉吉在五暉吉之吉吉在天下

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飲酒逢聖時而樂也若至過而亂則與既濟上六何異乎彼不可久我不知節俱失故曰亦羞既濟始已成終敗未濟始猶微而終盛也盛極復衰故以此對彼戒之述義曰能知節則无不續終之患矣沈氏曰節者事幾之適即所謂中也解義曰中節即中聖聖傳心之要典不外乎一中矣胡氏炳文曰既濟以中道離之中也未濟中以行正坎之中也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時即所謂中也未濟上九不知節節即所謂中也堯之授舜只是一中字易三百八十四爻只是一時字易於小象之末曰中曰時易之大義畧可見矣末一句亦不知節也不知節者不知隨時以處中也大易教人之意深切矣○康熙帝曰既濟之上象所謂終亂未濟之上則象所謂汔濟者也緣尾之象在初故此不用濡尾之但戒以不可濡首而失其節唐氏鶴徵曰亦字對初不知極而言

古易斷外篇卷二 下終